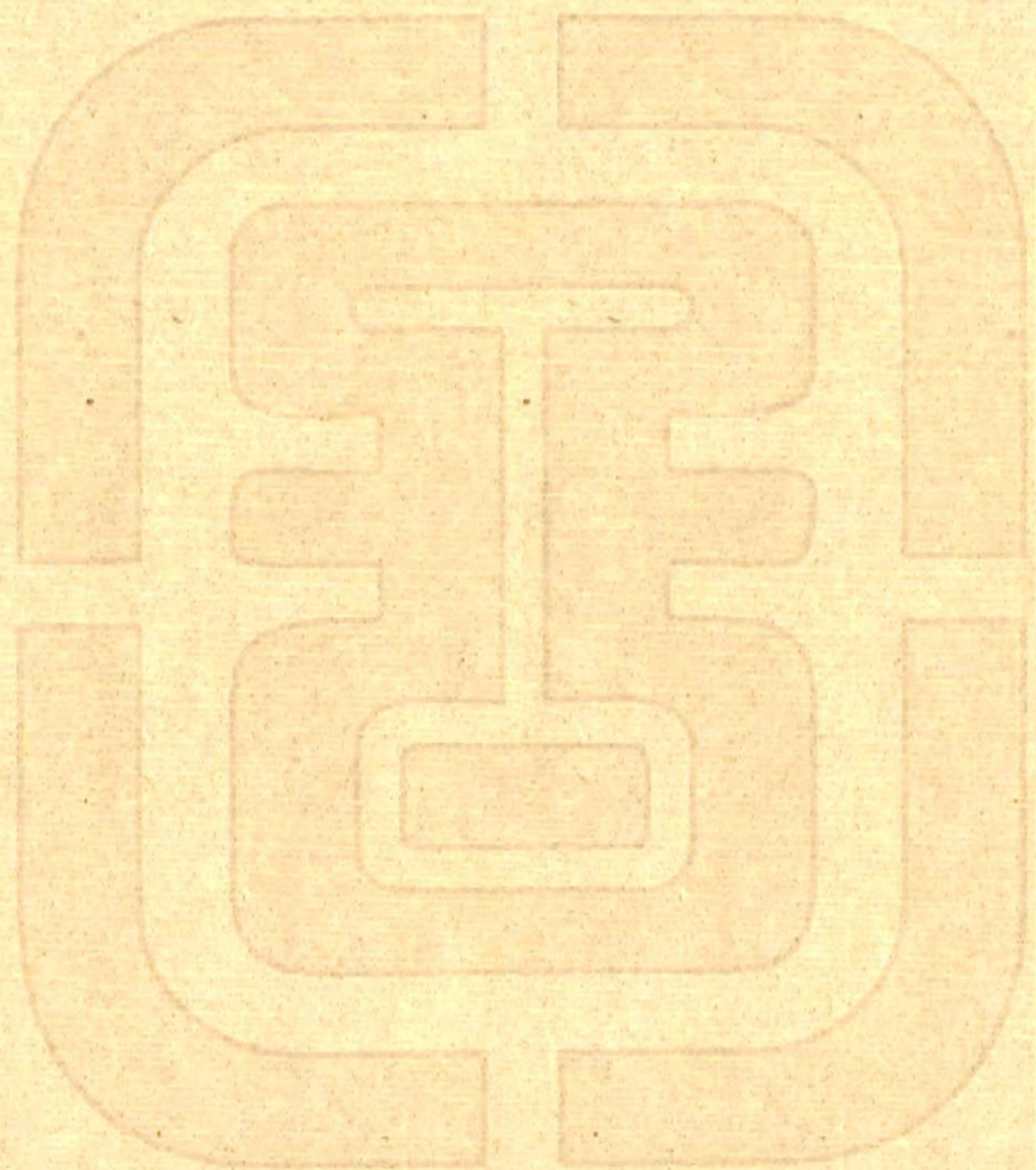


撫州府志



劉黃中先生重修

撫州府志

本府藏板

撫州府志序



守者守其疆之所有也故
凡一疆之所有皆守事而
莫大於志志者所以志其
爲治之迹與其意也其所

劉序

爲迹者或沿之或革之其
所爲意者或勸之或懲之
或先事以慮之或後事以
師之故曰志者莫大之事
也撫之有志有自來矣自

宋始之自明修之凡再修
而入我

國朝歷三十年有奇兵燹之
已悉敗故老之已浸亾岌
岌乎危不得守之故修之

劉序

二

不可不亟亟自余蒞政是
邦凡二年所相與進縉紳
先生與博學好古之士謀
之取舊志之沿革者進退
之取吾所爲懲勸者先事

以慮後事以師者咸贅以
已意論列之蓋非一手一
足之力也閱明季五月而
志始成其目三十有六其
文數十萬言其執筆受簡

之人見之篇首姓字其所
以發凡起例之意見之諸
小序剖劘甫畢余行有日
矣因進縉紳先生與博學
好古之士告之曰嗟夫讀

是志也可不懼哉自有志
以來幾六百年其間風教
之盛衰民俗之龐澆可略
得而覩焉景定去嘉祐不
遠而曾子固之記撫日覺

賈不至畊桑自足牛馬牧
山而不收五穀積野而不
垣當是之嘗何其淳龐之
至與雖三代之遺何以加
焉至弘正時稍衰矣北地

李空同謂其剽悍善訟俗
與昔殊筭其後道德文章
之士蟬聯鵲起何其盛也
崇禎辛未羈人易白樓又
憂之曰統綺之麗逾昔五

劉序

五

倍臭膾之奇逾昔五倍茶
寮酒肆之列梟盧五白之
聚袒跣憑陵流連昏曉俗
甚弊哉然自余下車已不
及見也其城之草萊而瓦

礫者尚未闢士之至庭者
禔禍不完民之在野者半
菽未飽催科所及村責所
加非於正供外有毫末加
而鳥驚獸駭雖肌膚之痛

劉序

六

溝瀆之慘爽以易此其尚
何暇奇伎淫侈之是問哉
故拊爾羸志不得不爲爾
羸懼夫山川猶故也邑里
半墟矣賦役如故也物產

稍凋矣郵傳如故也徵兵
日多矣庠序猶故也選舉
較衰矣戶口之數已減流
亡未盡復伏莽之衆已散
買犢未盡良耕桑之計未

盡完孝弟安可問父老之
教未盡純子弟安得謹所
幸無水火盜賊之事加厲
吾民爾設不幸一旦田野
有驕陽霖潦之災門庭有

窺伺闖入之寇家喪蓋藏
人鮮禮義撫哉撫哉亦將
何恃以爲撫也余行且執
綏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鯁
鯁焉猶爲先事之慮若此

劉序

況後之君子來守是志者
乎將必有以處此矣是爲
序

皇清康熙四年歲在乙巳仲
夏月穀旦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撫州
府事燕山劉玉瓚題

劉玉瓚

玉瓚

劉玉瓚

九

撫州府志序

自余筮仕得理昭武實佐
今太守黃中劉先生治云
先生以弱冠高第敷歷吏
治凡西至賀蘭東涉江都

丘序

驅車秦晉燕代之間古稱
邊徼巖遠靡不所至從容
就理絕不見其寬髀肯縻
之迹

今上改元來典是羣慨然曰

是非同叔艇齋南豐介甫
及陸吳虞揭諸先生之梓
里歟其遠者不具論卽俛
仰數十年來文章經術詩
詞風雅是穉蔑不有人是

安可不以文章之治治之
也於是下車以來一年而
瘡痍復城里之榛棘闢焉
二年而田野治節年之逋
賦清焉不三年而諸廢舉

城湟輿梁之具畢焉於是
甲辰七月取魏志於烏鼠
摧殘兵燹予遺之後毅然
新之仿司馬文正著通鑑
令諸人先治長編之義凡

兵序

三

山川道里人物壇宇改治
興廢之屬莫不殷敷下詢
羣力而後躬躬總厥成推斯
志也卽以爲宰相可也越
明年六月志成視崇禎舊

志倍之其門戶條例視舊
志分合同異亦十之五而
雜考他書刊正訛謬功益
多矣若其勸懲教戒損益
盛衰優然之感寄諸序論

則皆出是先生夫然而一
羣之書炳然可觀也然余
自甲辰七月奉大府檄視
事會城迄冬餘始趨羣明
年正月又以督漕事至南

州其於志略未効和墨館
筆之勞授而卒讀用以大
媿因念錢文僖之治洛也
歐陽永叔爲李梅聖俞謝
深甫同在僚屬皆三人嘗

遊嵩少流連謳咏經旬不
歸蓋文僖實涵育之俾得
成其文章之盛今先生躬
理六邑煩劇又能出其政
事餘力而爲文章不下堂

而山川在掌不同時而今
古一堂治典教典一書之
中靡不畢具而余方風塵
鞅掌其間不得稍効章句
尺寸然則余固不能自附

正序

六

梅謝之列何況歐公若先
生則勝文僖遠矣且文僖
固不聞有著撰如先生也

昔

康熙乙巳五月瑯琊丘元武